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御定孝經衍義卷九十七八

詳校官中書臣羅錦森

編修臣倉聖脈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録監生臣陳紹貴

御定孝經衍義卷九十七

庶人之孝

敬親

魏鮑出少游俠興平中三輔亂出與母兄弟五人家居本縣以飢餓留其母守舍相將行採蓬實合得數升使其二兄初雅及其弟成持歸為母作食獨與小弟在後採蓬初等到家而噉人賊數十人已掠其母以繩貫其

手驅去初等怖恐不敢追逐須臾出從後到知母為賊所掠欲追賊兄弟皆云賊衆當如何出怒曰有母而使賊衆貫其手將去煮啗之用活何為乃攘臂結袵獨追之行數里及賊賊望見出乃共布列待之出到斫賊四五人賊走復合聚圍出出跳越圍斫之又殺十餘人時賊分布驅出母前去賊連擊出不勝乃走與前輩合出復追擊之還見其母與比舍嫗同貫相連出復奮擊賊賊問出曰卿欲何得出責數賊指其母以示之賊乃解

母還出比舍嫗獨不解遥望出求哀出復斫賊賊謂出曰已還卿母何為不止出又指求哀嫗此我嫂也賊復解還之出得母還遂相扶侍客南陽建安五年關中始開出來北歸而其母不能步行兄弟欲共輿之出以輿車歷山險危不如負之安穩乃以籠盛其母獨自負之到鄉里鄉里士大夫嘉其孝烈欲薦州郡辟名出出曰田民不堪冠帶至青龍中母年百餘歲乃終出時年七十餘行喪如禮

臣按出以筋力既衰之年而行喪如禮惟其有至愛是以有恒敬也

晉孟陋少孤喪母毀瘠殆于滅性不飲酒食肉十有餘年親族迭謂之曰少孤誰無父母誰有父母聖人制禮令賢者俯就不肖企及若使毀性無嗣更爲不孝也陋感此言然後從吉

臣按孟陋居喪過禮幾於滅性無後不遠而復可謂敬也

孫法宗父隨孫恩入海澨被害屍骸不收母兄並餓死單身勤苦霜行草宿營辦棺槨造立冢墓送葬母兄儉而有禮以父屍不測入海尋求見枯骨則刻肉灌血臂脛無完皮血脉枯竭終不能逢遂衰絰終身常居墓所山禽野獸皆悉馴附

臣按經言禮者敬而已矣故凡史之言有禮盡禮當禮皆錄於敬之條法宗求父屍不得衰絰終身又不得為過于禮也

南史賈恩少有志行母亡居喪過禮未葬為隣火所逼恩及妻柏氏號哭奔救鄰近赴助棺櫬得免恩及柏俱燒死有司奏改其里為孝義里

郭世通年十四喪父居喪殆不勝哀家貧傭力以養繼母婦生一男夫妻恐廢侍養乃垂泣瘞之母亡負土成墳親戚或共賻助微有所受葬畢傭賃還先直服除後思慕終身如喪者未嘗釋衣帢仁孝之風行于鄉黨文帝嘉之勑榜表門閭蠲其租調改所居獨楓里為孝行

里子原平又稟至行養親必以力傭債以給供養主人
設食原平自以家貧父母不辦有肴味唯飡鹽飯而已
若家無食則虛中竟日義不獨飽須日暮作畢受直歸
家於里糴然後舉爨父篤疾彌年原平衣不解帶口不
食鹽菜者踰積寒暑又未嘗睡卧父亡哭踊慟絶數日
方甦以爲奉終之義情禮自畢塋壙凶功不欲假人本
雖巧而不解作墓乃訪邑中有營墓者爲人運力經時
展勤久乃閑習窀穸之事儉而當禮及父喪終自起兩

間小屋以為祠堂每至節歲哀思絶飲粥父服除後不復食肉及母終毁瘠殱甚僅乃免喪墓前有數畝田不屬原平每至農月耕恒裸袒原平不欲使人慢其墳墓乃貿家資貴買此田三農之月輒束帶垂泣躬自耕墾

王文殊父没魏文殊思慕泣血終身蔬食不衣帛服麻縕而已不婚不交人物立小屋於縣西端拱其中歲時伏臘月朔十五未嘗不北望長悲如此三十餘年表所居為孝行里

陶子鏘母終居喪盡禮與范雲隣雲每聞其哭聲必動容改色欲相申薦會雲卒初子鏘母嗜蓴母沒後恒以供奠梁武義師初至此年冬營蓴不得子鏘痛恨慟哭而絶久之乃甦遂長斷蓴味

北史猗氏縣人令狐仕兄弟四人早喪父泣慕十載奉養其母孝著鄉邑力田積粟博施不已又河東郡人楊風等七百五十人列稱樂户皇甫奴兄弟雖沉屈兵伍而操尚彌高奉養繼母甚著恭孝之稱又東郡黄縣人

董吐渾兄弟事親至孝三世同居閨門有禮景明初識內大使王凝奏請標異詔從之

張公藝九世同居北齊東安王永樂隋大使梁子恭躬慰撫表其門高宗有事泰山臨幸其居問本末書忍字以對天子為流涕賜縑帛而去

臣按聚族同居即古宗法之遺意禮之所取也蓋必有肅肅怵怵之心而後能忍也歟

沈季詮少孤事母孝未嘗與人爭皆以為怯季詮曰吾

怯乎為人子者可遺憂於親乎哉貞觀中侍母渡江遇
暴風母溺死季詮號呼投江中少選持母臂浮出水上
都督謝叔方具禮祭而葬之
徐孝肅事親以孝聞雖在幼小宗黨間每有爭訟皆至
孝肅所平論短者無不引咎而退孝肅早孤不識父及
長問其母父狀因畫工圖其形構廟置之而定省焉朔
望享祭養母至孝母老疾孝肅親易燥濕憂悴數年見
者莫不悲悼母終孝肅茹蔬飲水盛冬單縗毁瘠骨立

祖父母父母皆負土成墳廬於墓所奕世稱孝焉宋許唐父信世家薊州以財雄邊郡後唐之季唐知契丹將擾邊白其父曰苟不即去且為所虐矣信不樂他徙唐遂潛齎百金而南未幾晉祖革命果以燕薊賂契丹唐歸路遂絕卜居雎陽娶李氏女生驤郡人戚同文以經術聚徒唐携驤詣之且曰唐頃者不辭父母死有餘恨今拜先生即吾父矣又自念不學思教子以興家緒此子雖幼願先生成之

臣按唐之不辭父母而南誠有餘責然其自知痛恨思教子以興宗緒其志有足矜者驤後詣貢舉與呂蒙正齊名歷官雖無他才略而人以重厚長者稱之唐之能教其子庶幾能敬其親者與

姚宗明河中永樂人十世祖栖雲當唐貞元中調卒戍邊栖雲之父語其兄曰兄嗣未立可無往某幸有子請代兄行遂戰歿塞上時栖雲方三歲其母再嫁栖雲養於伯母既長事伯母如其母伯母亡栖雲葬之又招魂

葬其父痛其父死於邊乃廬於墓次終身哀慕不衰河中尹渾瑊上其事詔加優恤表其門名其鄉曰孝悌社曰節義里曰敬愛栖雲生岳岳生君儒君儒生師正自岳至師正四世廬墓五世孫曰厚六世曰雅七世曰文八世曰敬真九世曰直十世曰宗明當慶歷初有司以姚氏十世同居聞於朝仁宗詔復其家十一世孫用和十二世孫士明十三世孫德自宗明至德又三世自慶歷以後又五十餘年而其宗孝睦不替姚氏世為農無

為學者家不甚富有田數十頃聚族百餘人子孫躬事農桑僅給衣食歷三百餘年無異辭者經唐末五代兵戈亂離而子孫保守墳墓骨肉不相離散求之天下未或有焉

臣按史氏紀累世同居者多有不能悉載唐張公藝其最著矣然未若姚氏之盛其世次皆可考又業農不仕合於經文用天道因地利之義洊更離亂不墜其家也宜哉

陳旭家孝友儉讓近於淳古太宗嘗對近臣言之參知政事張洎對曰旭宗族千餘口世守家法孝謹不衰閨門之内肅於公府上為之歎息

顧忻十歲喪父以母病葷辛不入口者十載雞初鳴具冠帶率妻子詣母之室問其所欲如此五十年未嘗離母左右

成象渠州流江人以詩書訓授里中事父母以孝聞淳化中李順盜據郡縣象父母驚悸而死燼骨寄浮圖舍

象號泣營葬廬於墓側以衰服襟袂飾土於墳上日三斗每慟聞者悽慘未嘗食肉衣帛或賻之亦不受虎豹環廬而卧象無畏色燕百餘集廬中禾生墓側吐九穗服終猶未還家制禮者為書以諭之遂歸教授遠近目為成孝子

臣按象過禮而復可謂曰敬

茍與齡滁州來安人志尚高潔事其親生養死葬力竭而禮盡鄉黨稱之母没廬墓前有芝十九莖生於墓亭

顔詡唐太師真卿之後詡少孤兄弟數人事繼母以孝聞一門千指家法嚴肅男女異序少長輯睦匜架無主庖饌不異義居數十年終日怡愉家人不見其喜慍

蘇慶文臺亭皆夏縣人慶文事父母以孝聞母少寡慶文懼其妻不能敬事每戒之曰汝事吾母少不謹必逐汝妻奉教母得安其室終身亭工畫元豐中朝廷脩景靈宫調天下畫工詣京師選試其優者待詔翰林畀以官禄亭名第一以父老固辭歸養閭里賢之

臣按慶文之戒其妻蓋凱風寒泉之思其辭肅肅悚悚誠敬心之發也亨晝工乃能辭歸養亦達於禮者

仰忻溫州永嘉人力學以篤行稱年五十餘執母喪盡孝禮躬自負土廬於墓側有慈烏白竹之瑞

遼蕭普爾普父母早喪鞠於祖父烏爾固納性孝悌年十三烏爾固納卒自以早失怙恃復遭祖喪哀毀踰禮嘗謂人曰我於親不得終養今誰為訓者苟不自勉何以報

鞠育恩自是力學於文藝無不精

金孟興早喪父事母孝謹母沒喪葬盡禮事兄如事其父明昌三年詔賜帛十疋粟二十石

韓不疑以父死非命（父王官節度副使被誣死）誓不祿仕蔵其父臨終時手書云此去冥路吾心浩然剛直之氣必不下沉兒可無慮世亂時艱努力自護幽明雖異寧不見爾讀者惻然

元萠道壽母年八十餘事養盡禮每旦候母起夫婦親

侍盥櫛日三飯必待母食然後退就食至夕必待母寢然後退就寢出外必以告母許乃敢出母或怒欲罰之道壽自進杖伏地以受杖及母命起乃起起復再拜謝違教拱立左右俟色喜乃退

尹夢龍母喪負土為墳結廬居其側手書孝經千餘卷散鄉人讀之有羣鳥集其冢樹

樊淵幼失父事母篤孝至元十二年奉母避兵茅山兵至欲殺其母淵抱母號哭以身代死兵兩釋之三十年

江東廉訪使辟為吏母亡發喪哀感行路服闋奉神主
事之起居飲食十年如平生臺憲交薦淵不忍去墳墓
終不起
王思聰素力田農隙則教諸生得束脩以養親母喪盡
哀父繼娶母楊氏事之如所生以家多幼稚侵父食別
築室曰養老堂奉之朝夕定省愈久不怠父嘗病劇思
聰憂甚拜祈於天額膝皆成瘡得神泉飲之愈後復失
明思聰舐之即能視

徹辰特古斯氏幼喪父事母篤孝稍壯母歿慟哭頓絕
水漿不入口者三日旣葬居喪有禮每節序祭祀哭泣
常如袒括時年四十餘思慕猶如孩童每見人父母則
嗚咽流涕人問其故曰人皆有父母我獨無是以泣耳
鄭大和浦江人方正不奉浮屠老子教冠婚喪葬必稽
朱熹家禮而行執親喪哀甚三年不御酒肉子孫從化
皆孝謹
訾汝道父興卒居喪以孝聞母高氏治家嚴汝道承順

甚恭母甞寢疾晝夜不去側一日母屏人授以金珠若干曰汝素孝室無私蓄我一旦不諱此物非汝有矣可善藏之毋令他兄弟知也汝道泣拜曰吾父母起艱難成家業今田宅牛羊巳多汝道恨無以報大恩尚敢受此以重不孝之罪乎竟辭之母卒哀毀終喪不御酒肉性尤友愛二弟將析居汝道悉以美田廬讓之二弟早逝撫諸孤如巳子

臣按汝道不私受母授金珠真乃不欺暗室其爲

敬不在拜伏擎跪之跡也

王士弘父摶有疾士弘傾家貲求醫見醫即拜遍禱諸神叩額成瘡父沒哀毁盡禮廬墓三年足未嘗至家廬墓上奇鵲來巢飛鳥翔集與士弘親近若相狎然衆咸異之終喪復建祠於塋前朔望必往奠祭雖風雨不廢也

祝公榮隱居養親事母甚孝母沒居喪盡禮竈突失火公榮力不能救乃伏抜悲哭其火自滅鄉里異之塑二

親象於堂朝夕事之如事生焉

高必達建昌人五歳時父明大忽棄家逺遊莫知所適必達既長晝夜哀慕乃娶妻以養母而歴往四方求其父十餘年不得見心愈悲忽傳黄縣全真道院有虚明子者學道三十年矣本姓高氏建昌人也匿姓名為道人云必達詢問知為父即往拜之具言家世及已之所生歳月大父母之喪葬始末因哀號叩頭不已虚明猶瞑坐不顧久之乍曰我非汝父不去何為必達留侍左

右不少懈辭氣哀惻可矜其徒謂虛明曰師有子如此忍弗歸乎虛明不得已乃還家必達孝養篤至鄉里稱之

黄道賢適母唐無子道賢在襁褓而生母蘇以疾去既長思念生母屢請於父得召之歸道賢竭力養二母得其歡心父病篤道賢晝夜奉湯藥不離膝下遍求良醫莫効乃夜禱於天願減已一紀之算以益父壽其父遂愈至元統二年乃沒果符一紀之壽道賢居喪盡禮負

土築墳廬於墓側蔬食終制

以上庶人之敬親

御定孝經衍義卷九十八

庶人之孝

用天道因地利謹身節用

易蒙九二子克家

臣按一卦之中五父二子蒙二坎體繫辭言坎再索而得男故謂之中男是于家為次子也程傳曰初陰暗居下民之蒙蒙而無知庶人之常也以陰

暗而至于用刑以經義律之則謂之不孝二以剛

而得中為克家之子比對言之庶人之孝者也占

法陽主義陰主富九二以陽居陰為能以義致富

夫以義致富則能謹身節用以養父母者矣蒙受

需又有養之以飲食之道也

繫辭斲木為耜揉木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

臣按炳文以為自古未有以牛耕者神農教民耒耜

其動也在下之耜而所以入之者在上之耒耒耜令

謂之犂地利莫大于稼穡莫先于耒耜聖人制器尚象以利其民而民服聖人之教是亦所以因地之利也

詩豳風七月

孔穎達疏曰此八章皆是周公陳先公在豳教民周備使衣食充足寒暑及時民奉上教知其早晚各自勸勉以勤事業故同我婦子饁彼南畝及嗟我婦子曰為改歲此述民人之志非序先公號令之辭

臣按七月八章皆用天之道也而晚寒晚温則因其地而第六章之食鬱薁烹葵菽剝棗穫稻為春酒皆以介眉壽食瓜斷壺叔苴采荼薪樗乃以食農夫又有謹身節用之義豳民蓋無凍餒之父母矣而趨時應候乃一篇之大旨故曰皆用天之道

小雅天保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羣黎百姓徧為爾德

元儒彭執中曰日用飲食則豐富充足徧為爾德則孝弟忠信

臣按此承上神之弔矣詒爾多福而言箋云神至者宗廟致敬鬼神至矣葢亦尸傳神辭嘏主人言主人既為天所保定以孝享于先公先王神至而詒之多福以及于民而民豐富充足孝弟忠信也孝弟忠信是為能謹身豐富充足是為能節用也此見庶人之孝皆天子之孝使之然矣

周頌臣工篇名嗟嗟保介維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田三歲曰畬成熟也於皇來牟將受厥明明昭上帝迄用康年命

我衆人庤乃錢鎛奄觀銍艾

具也 田器 所以穫禾 穫也

鄭康成箋曰急其教農趨時也

臣按趨時者用天之道也方莫春耳而以為銍艾在奄忽之間于其來年之將熟而預以知康年之兆蓋勸勉之交至也已此謂上之教命使然而不遠其教者庶人之能事也

噫嘻

篇名

率時農夫播厥百穀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

是也 疾也 伐也 事也

臣按朱善以為終三十里欲其地之無遺利也此言爾私而無公田者鄉遂之法地不井授但為溝洫每三十里分為一部萬耦齊耕各極其望所以勑人之盡其力也人盡其力斯地無遺利然而鄉遂之異于都鄙亦因之之義也此見耕田播種庶人之常職而猶須殷勤戒勑使之及時趨事故知庶人之孝必有以成之者也

書洪範土爰稼穡

孔頴達曰鄭氏周禮注曰種穀曰稼若嫁女之有所生也然則穡是惜也言聚蓄之可惜也共為治田之事分為種斂二名耳潤下炎上曲直從革即是水火木金體有本性其稼穡以人事為名非是土之本性生物是土之本性其稼穡非本性也變曰言爰以見此異也六府以土穀為二由其體異故也

臣按董孟程言太極判而為陰陽陰陽分而為五行太極理也陰陽五行氣也理必寓乎氣氣不離

乎理故人生于五行者左氏言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然其自無而有自微而著至于土而形質廣大生物不窮故大地皆土也而其神運于天則為沖氣寄旺于四時言其性則不可以一言盡也非止于稼穡而已稼穡者以生民粒食之用言之變曰為爰者爰于也于是焉稼穡者也稼言種之穡言斂之可種可斂者土之性于是而種于是而斂者人之為也凡厥庶民自知耒耜以來而

致養于是土也其利溥矣土之功用及人如此之大而不稼不穡則土固不能自種自斂也故盤庚言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惰農自安不昬作強也勞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稷而五行生成之數終于土而人事起焉六府以土穀為二由其體異五行以土穀為一是其用同也然則土爰稼穡亦責此凡厥庶民因地之利而已推之水之可以灌溉火之可以烹飪木金之可以斲削鎔範以為宮室

器用亦因其自然之利而以人為為之者也是故天五生土地十成之而後無非人事矣此九疇之所以叙彛倫而皇極一章又為九疇之本也

酒誥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愛厥心臧聰聽祖考之彛訓

孔穎達曰文王之教小子者不但身自教之又化民使自教其子弟惟教其民曰惟我民等當教道子孫小子令土地所生之物皆愛惜之則其心善矣以愛

物則不為酒所損耗故也既父祖禀文王之教以化其子孫而子孫能聰審聽用祖考之常訓愛物以戒酒

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

蔡沈傳曰嗣續純大肇敏服事也言妹土民當嗣續汝四肢之力無有怠惰大修農功服勞田畝奔走以事其父兄或敏于貿易牽車牛遠事賈以孝養其父

母父母喜慶然後可自洗腆致用酒洗以致其潔腆以致其厚也

臣按此正謹身節用之義也服賈依蔡傳别是商賈之民新安陳櫟依二孔氏以為先用心于黍稷餘力始從事于服賈也孔傳云農功既畢始牽車牛載其所有求易所無遠行賈賣用其所得珍異孝養其父母其父母善子之行子乃潔厚致用酒養也故蔡訓肇為敏二孔氏訓肇為始唐孔氏曰

若當農功則有所廢故知既畢乃行故云始牽車牛養父母之心欲家之富若非盈利雖得其養有喪家資則父母亦所不善令勤商得利富而得養所以善子之行也此解與愛土物之義為切以經謹身節用是庶人之孝愛土物是節用而即以致心臧其謹身為可知矣前既嚴于酒禁而此復赦之以如此乃可用酒者豳風為此春酒以介眉壽酒是養老之助故養厥父母則當用酒也必如此

乃可用酒則用之有節始終唯一土物愛厥心臧之義云爾

無逸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乃逸乃諺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

臣按疏釋稼穡艱難云民之性命在于穀食田作雖苦不得不為寒耕熱耘沾體塗足是稼穡為農夫艱難之事然是小人之分當然亦其所恃以為生者也雖艱難奚得而辭故曰民生于勤勤則不

匱今其父母以勤勞稼穡乃能致富其子乃不知其勞為逸豫游戲叛誕不恭之事則既欺誕其父母又出此無所聞知之言以輕侮之是正謹身節用之反也故孔傳以為此小人之不孝者也

禮記王制庶人無故不食珍

臣按集說云珍之名物見于內則蓋珍有八皆養老之具故內則言養老而繼列八珍之名物第一淳熬也第二淳母第三曰炮第四取豚若牂也第

五擣珍也第六漬也第七熬也第八肝膋也庶人惟得以此洗腆致養其父母而已不得用爲常食也蓋侈靡始于飲食故以戒庶人使知節也然曰八十常珍則養老之中又自隨年爲品制非一槩珍竒美食尋常使有也

食節事時

陳澔曰食節則無不足之患事時則無不及之物

臣按無曠土則地無遺利無游民則人無遺力地

無遺利人無遺力則所入者多所藏者富恐其或

至于奢侈驕逸以減貲産而蒙恥辱故居民之道

又在于節其食時其事然後使公賦既充私養不

闕也

庶人耆老不徒食徒食謂無盖而食

應氏曰非人各有養而俗尚孝敬安能使在家無徒

食之老

臣按内則羮食自諸侯以下至于庶人無等以羮

與食人所日用惟稱有無然則庶人常食惟菜食
老年乃有脯膾之屬也節于少者乃有以養其老
者又恐其過于儉嗇而老者或至無羞而食也故
前言庶人無故不食珍此又言庶人耆老不徒食
此一句與内則同文王制言王者定經制厚風俗
而人知孝養其父母與内則之后王命冢宰降德
于衆庶兆民皆是以孝治天下也

周禮天官冢宰大宰之職一曰三農生九穀二曰園圃

毓草木三曰虞衡作山澤之材四曰藪牧養蕃鳥獸

臣按三農生九穀者原隰及平地之民也高平曰原下濕曰隰原及平地可種黍稷粱豆之類隰中可種稻麥及苽也此于大司徒所頒下民之職事為一曰稼穡也園圃毓草木者田畔樹菜蔬果蓏此為二曰樹藝也若在山澤之民所作事業材木而已故曰虞衡作山澤之材此為作材也在藪牧之民使之長養蕃滋鳥獸亦其事業也故曰藪牧

養蕃鳥獸此為四曰阜蕃也此皆各因其地以為職事以盡其利也農為首是為本業而山澤藪牧之民亦各出其力以勤生而致養故居九職之前其百工商賈次之嬪婦次之臣妾又次之至于轉移職事之閒民則不營已業為人傭賃庶人之賤非其父母之所樂得以為子者也

地官司徒大司徒之職辯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種以教稼穡樹蓺

臣按此言十二壤之物所植之種各有所宜苟違其壤其生不蕃故教民稼穡樹蓺必因其地之利也司徒教養萬民者此庶人之因地之利亦司徒教之教之各盡其利以養其父母而後孝友之行亦自此而興也

冬官考工記（司空篇亡河間獻王録此以備其數）審曲面埶以飭五材以辯民器謂之百工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謂之商旅飭力以長地財謂之農夫

臣按庶人惟三農為多而庶人所包者衆不僅兼府史胥徒而言也百工皆餼廩于官者然其稱事而食亦如府史胥徒之祿以耕者之所獲為差耳商旅鄭注販賣之容蓋行商旅與處賈為容此直云商旅如書肇牽車牛遠服賈則是稼穡之暇以有易無農得兼商也而又有賈田賈亦得而耕也庶人章疏專主農夫而包府史胥徒惟不及工商既是包府史胥徒何獨不得包工商也況如下文

所云百工之事亦合天時地氣材美工巧而後為良者乎彼商旅之通四方之珍異亦因地之利而貿遷之也夫工商則猶夫人之子也勤力以致養于農奚異焉

天有時地有氣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後可以為良材美工巧然而不良則不時不得地氣也橘踰淮而北為枳鸜鵒不踰濟貉踰汶則死地氣然也鄭之刀宋之斤魯之削吳越之劍遷乎其地而弗能為良地氣然

也

天有時以生有時以殺草木有時以生有時以死石有時以泐水有時以凝有時以澤此天時也

臣按此百工之事所以用天之道因地之利也古之百工皆在官府造作而粤鎛燕函之四者國不置官以夫人而能為之也夫人而能為之農亦有兼工者矣其或以工巧而守之世者又有率父教述父事之孝也

國語周語民用莫不震動恪恭于農修其疆畔日服其鎛不懈于時財用不乏民用和同

臣按此虢文公諫宣王不籍千畝而諭務農之效也王行而庶民畢從王耕而庶人終畝王饗而庶人終食既而徧戒百姓紀農協工自農師以上至宗伯以次徇行王又率公卿大夫親行農也民安得不為之震動恪恭乎然其道在于順時及事故大史告稷曰自今至于初吉陽氣俱烝土膏其動

弗震弗渝脉其滿眚穀乃不殖而稷之戒百姓者曰陰陽分布震雷出滯土不備墾辟在司寇蓋聖人之重天道而教民之用之也修疆脈鎛不解于時是民之能用天之道矣

魯語自庶人以下明而動晦而休無日以怠

臣按此公父文伯之母敬姜之言也明動晦休是小人勞力之事猶言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亦用天之道也然其民之不材嚮義又係于土之沃瘠非

土之沃瘠能使必爾也故處沃土而能勞處瘠土

而不匱亦善于因地之利也

齊語令夫農羣萃而州處察其四時權節其用耒耜枷（拂也所以擊草）芟（所銜切大鎌所以芟草）及寒擊菒（菒同槁草也）除田以待時

耕及耕深耕而疾耰之以待時雨時雨既至挾其槍（椿也）

刈（鎌也）耨（鎡基也）鎛（鉏也）以旦暮從事于田野脫衣就功首戴茅

蒲（簦笠也）身衣襏襫（蓑薜衣也）霑體塗足暴其髮膚盡其四肢

之敏以從事于田野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

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農之子恒爲農

臣按此管子之言聖王之所以處四民而處農就田野者也首言察其四時而繼曰及寒曰待時耕曰待時雨曰旦暮從事葢皆察其四時之意察其四時所以用天之道也農之子恒爲農是則小人艱難稼穡而其子又知稼穡之艱難者矣此于聖王以孝教天下之大旨固以無倍獨其所謂士鄉

十五工商之鄉六而農不在二十一鄉之數則兵農分而古法壞自此始也

孟子曰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惰其四肢不顧父母之養一不孝也博奕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三不孝也從耳目之欲以為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鬬很以危父母五不孝也

臣按陳櫟言五不孝之序從輕漸說至重蓋與酒誥所云正相反皆是不能謹身節用之故也惰其

其四肢則是不嗣股肱之力而奔馳以藝黍稷牽車牛也博奕好飲酒是沉湎無度不愛土物也如此則厥心不臧以貨財私其妻子而已此三不顧父母之養者始則不能顧養繼則不暇顧養究則不肯顧養自然之勢也如是則至于從耳目之欲而放蕩于禮法之外為下流不肖以辱其親好勇鬬狠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亦必爾也酒誥言誕惟厥縱淫泆于非彝用燕喪威儀又言厥心

戾很不克畏死蓋商受之失德而其民化之必有

甚焉文王作罰刑茲無赦世俗以此相戒蓋亦古

之遺訓與

耕者之所獲一夫百畆百畆之糞上農夫食九人上次

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庶人在官者

其禄以是為差

朱熹集註曰勤者為上農其所収可供九人其次用

力不齊故有此五等庶人在官者其受禄不同亦有

此五等也

臣按天有旱潦地有肥磽故歲有四餔三餔二餔地有不易一易再易而又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一家男女七人以上則授之以上地六人授之以中地五人以下授之以下地未嘗不量民之力也如是猶有此五等之差則是不能用天道與能用天之道非由天有旱潦也不能因地利與能因地之利非由地有肥磽也故此所獲之多少皆農夫

之自為多少而已府史胥徒以事之煩簡為禄之多少亦以其任事之材力所及自為多少而已為農夫者一舉足而不忘養父母則必不欲好逸而憚勞為府史胥徒者一舉足而不忘養父母則必不欲避煩而就簡此班禄之制所以教孝者豈其微哉

漢樊重世善農稼好貨殖重性温厚有法度三世共財子孫朝夕敬禮常若公家其營理産業物無所棄課役

童隷各得其宜故能上下勠力財利數倍至乃開廣舊土三百餘頃其所起廬舍皆有重堂高閣陂渠灌注又池魚牧畜有求必給嘗欲作器物先種梓漆時人嗤之積以歲月皆得其用向之嗤者咸求假焉貲至巨萬而賑贍宗族恩加鄉閭外孫吳氏兄弟爭財重恥之以田二頃解其忿訟縣中稱美推為三老年八十餘終其素所假貸人閒數百萬遺令焚削文契債家焚者皆慚爭往償之諸子從勑竟不肯受

范曄論曰昔楚襄王問陽陵君曰君子之富何如對曰假人不德不責食人不使不役親戚愛之衆人善之若乃樊重之折券止訟其庶幾君子之富乎分地以用天道實廪以崇禮節取諸理化則亦可以施于政也與夫愛而畏者何殊閒焉

臣按范氏之論當矣傳曰君子富好行其德其重之謂乎非因天道因地利則無以致富非謹身節用則無以守富也重之長享其富擬于封君矣建

武以後樊氏侯者凡五國重之餘祉施于子孫豈不盛哉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

南史孝行傳論曰自澆風一起人倫毀薄蓋抑引之教道俗所先變里旌閭義存勸奬是以漢世士務修身故忠孝成俗至于乘軒服冕非此莫由晉宋以來風衰義缺刻身厲行事薄膏腴若使孝立閨庭忠被史策多發溝畎之中非出衣簪之下以此而言聲教不亦卿大夫之耻乎

臣按南史孝義傳五十六人龔頴劉瑜賈恩郭世通嚴世期吳逵潘綜張進之丘傑師覺授王彭蔣恭徐耕孫法宗范叔孫卜天與許昭先余齊人孫棘何子平崔懷順王虛之吳慶之蕭叡明公孫僧遠吳欣之韓係伯丘冠先孫淡華寶解叔謙韓靈敏劉渢封延伯吳達之王文殊樂頤之江泌庾道愍滕曇恭陶季直沈崇傃荀匠吉翂甄恬趙拔扈韓懷明褚脩張景仁陶子鏘成景儁李慶緒謝藺

般不害司馬嵩張昭其他或以事行比類相從或以父子兄弟相及及蕭矯妻羊等通數十人大約在仕宦之籍者什二三耳其他里閭溝畝之間謹身以立名節發人視聽光于載籍為多也為庶人者足以勸為士大夫者抑可愧也夫臣既録其行誼尤著者附于愛敬之條而録傳序于此以不沒其姓名後倣此臣又按班范前後書及陳志紀孝行則間見于各傳之中無專目也自李延壽始以

孝行立篇唐修晉書義兼孝友後世因之序時代則始自晉也但晉書所載十有四人李密盛彦夏方王裒許孜庾衮孫晷顔含劉殷王延王談桑虞何琦吳逵登仕版致通顯者衆矣其誦詠自娱辟命屢致者則徵仕也若躬履壟畝親執傭賃者王談吳逵二人而已事並載愛親卷中其叙所謂執黍之勤采蘭之詠亦用天分地謹身節用者所得盡其道者矣

北史孝行傳序云孝經云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人之行也論語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人之本與呂覽曰夫孝者三皇五帝之本務萬事之綱紀也執一術而百善至百邪去天下順者其惟孝乎然則孝之為德至矣其為道遠矣其化人深矣故聖帝明王行之于四海則與天地合其德日月齊其明諸侯卿大夫行之于國家則永保其宗社長守其禄位匹夫匹婦行之于閭閻則播徽烈于當年揚休名于千載然而

浮源既往澆風愈扇禮義不樹廉恥莫修若乃紹銀黃列鐘鼎立于朝廷之間非一族也積甕貝實倉廪居于閭巷之内非一家也其于愛敬之道則有未能備焉哀思之節罕有得其中焉斯乃詩人之所以思素冠孔子之所以責衣錦也且生盡色養之方終極哀思之地厥迹多緒其心一焉長孫慮等闕稽古之學無俊偉之才或任其自然情無矯飾或篤于天性勤其四體並竭股肱之力咸盡愛敬之心自足膝下之歡忘懐軒冕之貴

不言而化神人通感雖或位登台輔爵列王侯禄積萬
鍾馬跡千駟死之日曾不得與斯人之徒隷齒孝之大
也不其然乎按魏書列趙琰長孫慮乞伏保孫益德董
洛生楊引閻元明吳悉達王續生李顯達倉跋張昇王
崇郭文恭為孝感傳周書列李棠柳檜杜叔毗荆可秦
族皇甫遐張元為孝義傳隋書列陸彦師田德懋薛濬
王頒田翼楊慶郭世俊鈕因劉仕儁郎方貴翟普林李
德饒華秋徐孝肅為孝義傳今趙琰李棠柳檜杜叔毗

陸彥師李德饒入別傳及其家傳其餘並從此編緝以備孝行傳云

臣按北史孝行傳敘大概抑鍾鼎之怙侈敦里閭之素節彰善表微責備賢者其間如乞伏保閭元明王崇郭文恭王頒楊慶鈕因翟普林常仕宦其餘十八人者皆庶人之孝者也其或踰禮過中為所難繼要其制行之高非由激勸處約之久卒無變渝斯亦謹身節用之極則也

唐書孝友傳序曰唐受命二百八十八年以孝弟名通朝廷者多閭巷刺草之民皆得書于史官萬年王世貴長安嚴待封涇陽田伯明華原韓難陀華州王瞿曇鄭縣辛法汪郭士舉張長郭士度鄭迪柳仁忠能君德劉崇廿元爽韓子尚韓思約下邽張萬徹朝邑申屠思恭呂昴鶉觚張元亮靈臺孫智和新平馮猛將宜川司馬汾洛交周崇俊洛川何善宜博陵崔定仁冀州燕遺倩貝州馬衡滄洲鄭士才清池孫楚信劉賢渤海邊鳳舉

瀛州朱寳積樂陵蘇伏念邯鄲章徵鷄澤馮仁海郭守
素文安董相武邑王逵多張丘感張藝朗暨孫師才張
義節沙河趙君惠南樂谷感德魏縣毛仁武城茹智達
歷亭王師威李肆仁臨河李文綢湯陰后斥奴鼓城彭
思義陳此田堤岳太原盧遺仁王知道蒲州賈孝才解
縣衛元表南嶽張利見安邑曹文行孫懷應相里志降
楊王操邵元同張衡曹存勳李文襃董文海李文秀張
仙兒張公憲虞鄉董敬直河東張金城呂神通呂雲呂

志挺呂元光趙舉張祐姚熾張師德馮巨源杜山藏河西郭文政伊闕任仲濟源榮璧汴州張士巖陳留家師諒董允恭尉氏楊思貞中牟潘良瑗曁子季通陽武時惠珣封丘楊嵩珪許田李頤道胙城蔡洪石善雄曁孫彥威朗山胡君才徐州皇甫恒彭城尹務榮荆州劉寶長壽史搏益州焦懷肅郭景華郫縣曹少微涪城趙烟資陽趙光寓黄昇梓潼馮冬王秦舉王興嗣依政樊漪巴西韋士宗文博熒曁子詮南鄭李貞古巢縣張進昭

萬載廖洪南陵蘇仲方鄱陽張讚樂平謝惟勤沈普姜
岵上饒鮑嘉福虞鎔真句容張常洧弋陽張球李嘗曁
子凝孫楚貴溪黄舟建昌熊士瞻臨江袁鳴贛縣謝俊
餘杭何公升章戊緬方宗建德何起門桐廬祝希進諸
曁張萬和蕭山李渭許伯會戴恭俞僅信安徐知新徐
惠諲東陽應先居君祐睦州許利川建陽劉常邵武黄
亘張巨錢兵海泉山王嘉猷永泰王頔皆事親居喪著
至行者萬年宋興貴奉先張郛澧陽張仁興櫟陽董思

龍湖城閻旻高平雍仙高湖城閻鄧正平周思藝張子英曲沃張君密秦德方馬元搽李君則太平趙德儼隴西陳舸北海呂元簡經城宋洸之單父劉九江無棣徐文亮樂陵吳正表河間劉宣董永安邑任君義衛開龍門梁神義賀見涉張奇異鄭縣王元緒冠元童舒城徐行周睦州方良琨桐廬戴元益高安宋練涇縣萬晏弋陽李植繁昌王丕皆數世同居者天子皆旌表門閭賜粟帛州縣存問復賦稅有授以官者居時陳藏器著本

草拾遺謂人肉治羸疾自是民間以父母疾多割股肉而進又有京兆張阿九趙言奉天趙正言滑清泌羽林飛騎啖榮祿鄭縣呉孝友華陰尹義華潞州張光玭解縣南鍛河東李忠孝韓放鄢陵任容奴絳縣張子英平原楊仙朝樂工段日昇河東將陳涉襄陽馮子城固雍孫八虞鄉張抱玉骨㾮秀榆次馮秀誠封丘楊嵩珪劉浩清池朱庭玉弟庭金繁昌朱俢敘縣芮左千牛薛鋒及河陽劉士約或給帛或旌表門閭皆名在國史善乎

韓愈之論也曰父母疾亨藥餌以是為孝未聞毀支體者也苟不傷義則聖賢先衆而為之是不幸而且死則毀傷滅絶之罪有歸矣安可旌其門以表異之雖然委巷之陋非有學術禮義之資能忘身以及其親出于誠心亦足稱者故列十七八焉廣明後方鎮淩法跨地千里事不上聞孝弟篤行之士旌命所不及載小説者名字不叅見他書不可録若李知本張志寛之屬承上順下有禮讓君子風故輯而序之

臣按唐書孝友傳序分列三等一是事親居喪著至行者一是數世同居者一是封股療疾者此皆廣明以前匹夫單人名埀國史者也列傳二十五人李知本張志寛劉君良王少元任敬臣支叔才程袁師武弘度宋思禮鄭潛曜元讓裴敬彞梁文貞沈季詮許伯會陳集原陸南金張琇侯知道許法慎林攅陳饒奴王博武萬敬儒章全益知本夏津令敬臣舉孝廉授著作局正字終太子舍人弘

度相州司兵參軍思禮蕭縣主簿潛曜尚主歷太僕光祿卿讓擢明經後拜司議郎欲契陳王府典籤後以著作郎兼修國史歷中書舍人太子左庶子伯會舉孝廉衡陽博士集原世為首長歷右豹韜衛大將軍南金大常奉禮郎攢福唐尉其十四人者或以孝友拜官要皆庶人也録其人以成其立身揚名之志又以見庶人之孝非由郡縣之上聞朝廷之旌命雖稗官野史或能記載而國史且

無從考信輯採焉故聖人治天下必自教孝始矣
其張琇傳連類復父讎者八人詳愛親條臣竊以為復
仇之事賢于割股人子不幸而處此則固損軀命
而遂其志矣豈復計活理哉故割股可旌則復仇
宜矜也經言庶人之孝用天因地謹身節用以養
父母此宜若無甚難得而後世所旌者往往居喪廬
墓著其哀感或則割股復仇出于生人之至變惟
數世同居者或庶幾經所云乎

杜生者穎昌人不知其名縣人呼為杜五郎所居去縣三十里有屋兩間與其子並居前有空地丈餘即為籬門生不出門者三十年黎陽尉孫軫往訪之自陳村人無所能官人何為見顧軫問所以不出門之因笑曰以告者過也指門外一桑曰憶十五年前亦曾納涼其下何謂不出但無用于時無求于人偶自不出耳何足尚哉問所以為生曰昔時居邑之南有田五十畝與其兄同耕迨兄子娶婦度所耕不足贍乃盡以與兄而攜妻

子至此蒙鄉人借屋遂居之唯與人擇日又賣醫藥以給饘粥亦有時不繼後子能耕荷長者見憐與田三十畝使之耕尚有餘力又為人傭耕自此食足鄉人貧以醫術自業者多念已食既足不當更兼他利由是擇日賣藥一切不為時盛寒布袍草屩室中榜然而氣韻閒曠言詞精簡葢有道之士也問其子之為人曰村童也然質性甚淳厚不妄言不敢嬉唯間一至縣買鹽酪可數行跡以待其歸徑往徑還未甞旁遊一步也矜嗟歎

留連久之乃去

臣按杜生推田以讓其兄及其子能耕則不復為擇曰賣藥惟恐奪鄉人之利又能教其子淳朴無他其于謹身節用之義庶乎無愧父子兄弟之間愛敬可風也

宋史孝義傳序曰冠冕百行莫大于孝範防百為莫大于義先王興孝以教民厚民用不薄興義以教民睦民用不爭率天下而由孝義非履信思順之世乎太祖太

宗以來子有復父仇而殺人者壯而釋之封股割肝或見慶賞至于數世同居輙復其家一百餘年孝義所感醴泉甘露芝草異木之瑞史不絶書宋之教化有足觀者矣

臣按史之立孝義傳也所以表彰庶人之孝也然其間亦有登第通籍者在焉至于委巷細民封股探肝復仇代獄聚族世居負土廬墓旌其門閭賜以粟帛生有徵舉死猶贈卹教孝之道于是乎廣

矣劉孝忠呂昇王翰羅居通黄德輿齊得一李罕澄邢留神沈正許祚李琳田祚惠從順趙廣鄭彥圭俞雋張文裕張巨源劉芳瞿景鴻陳俉褚彥逢彭程陳兢洪文撫董道明郭琮顧忻朱泰成象陳思道方綱劉斌樊景溫榮恕旻何保之李玭侯義王光濟李祚裴承詢孫浦常元紹王美董孝章高珪朱仁貴邢濬趙祚楊榮趙友李居正張可象張珪崔諒王覺曹遵童升樊可行元守全段德張仁

遇王子上瞿肅王世及李宗祐萬閏汪政李耕賓益張化基閻用和楊忠義常真真子晏次子守規王淦李繼成胡元興姚宗明毛安輿李訪支漸鄧宗古沈宣蘇慶文臺亨仰忻趙伯深彭瑜楊慶陳宗郭義申世寧苟與齡王珠顏詡鄭綺其姓名也要其行誼或于經義無可附麗惟數世同居或庶幾乎古矣雖然古之世后王命冢宰降德于衆庶兆民也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也如是而責以

過情害義斯可耳茍執訓之理未宏汲引之途多闕而匹夫單人有能爲是者雖不應經義其可使之泯没乎惟夫士君子之所以立身揚名則有不止於是其先已登第通籍之人不列於是傳可也

金史孝友傳序曰孝友者人之至行也而恒性存焉有子者欲其孝有弟者欲其友豈非人之恒情乎爲子而孝爲弟而友又豈非人之恒性乎以人之恒情責人之恒性而不副所欲者恒有焉有竭力於是豈非難乎天

生五穀以養人五穀之有恒性也服田力穡以望有秋農夫之有恒情也五穀熟人民育豈非事乎然以唐虞之世黎民阻饑不免以命稷百姓不親五品不遜不免以命契以是知順成之不可必猶孝友之不易得也是以有年大有年以典書于聖人之經孝友以至行傳於歷代之史劭農興孝之教不廢於歷代之政孝弟力田自漢以來有其科章宗嘗言孝義之人素行已備雖有希覬猶不失為行善庶幾帝王之善訓矣

臣按金史孝友傳僅六人而陳顏孟震劉政皆庶人也分見愛敬條

元史孝友傳序曰世言先王没民無善俗元有天下其敎化未必古若也而民以孝義聞者葢不乏焉豈非天理民彞之存於人心者終不可泯與上之人茍能因其所不泯者復加勸奬而興起之則三代之治亦可以漸復矣今觀史氏之所載其事親篤孝者則有臨江劉良臣汴梁陳同善同官強安瀋州高守質安豐高澤鞏昌

王欽修武員思忠榆縣王士寧汝南朱友諒泉州葉森
寧陵呂德汲縣劉洪建昌鄭佛生堂邑張復亨保定邢
政寧夏趙那海臨潼任居敬隴西周慶徐德輿汝寧李
從善華州要敬色目氏賈迪其居喪廬墓者則有太原
王構萊州任梓平灤王振北京張洪範登封王佐下蔡
許從政張鐩富平王賈僧鄭州段好仁趙璧薛明善張
齊汴梁韓榮劉斌張裕何泰史恪高成鄧孝祖李文淵
杜天麟張顯祖涇陽張國祥延安王吳東呂張鼎永平

梁訥高唐鄭榮劉居敬同州趙良南陽周郁陳介劉權

大同高著江東毛翔歸德葛祥張德成張遜王珪劉鄰

汲縣徐昌祖真定宋貞王世賢晉寧史貴保定耿德温

張行一賈秉實張勗汝南王宗道孫裔瓜爾佳天祐趙州

趙德隆安豐王德新石思讓冀寧何溥大都王麟李簡

華陰李寧屈秀懷慶侯榮丁用郭天一耀州王思中年

闔讓曹州鄧淵呂政徐州胡居仁張允中衛輝王慶福

建朱虞龍隨州高可素濟寧魏鐸武康王子中淮安翟

諟汝上趙恒須城許時中衡山歐陽誠復江陵穆堅薊州王欽定陶元顥祖絳州姚好智宿州孫克忠集慶傅霖濟南宋懷忠年克孝汝寧張郁泉州黄道賢谷城王福解州靖與曾般陽戴貞兖州王治沔陽徐勝祖與中舒穆嚕昌齡峽州泰桂華蒙古色目氏納喇丹伊實滿海住阿哈瑪特拜珠茂巴爾永隆特穆爾索珠唐古特揚濟克李多羅岱塔塔森岱爾其累世同居者則有休寧朱振雷池州方時發河南李福真定杜良華州王顯政建寧

王貴甫句容王榮周成鄢陵夏全保定成珪開平溫義大同王瑞之平江湯文英鄜州員從政江州范士奇涇州李子才宿州王珍其散財周急者則有河南高顏和台州程遠大潭州湯居恭李孔英建康湯大有吉州劉如翁嚴用父高唐孟恭松江管仲德章夢賢夏椿北陵陳一寧中興傅大鼎永州唐必榮濟南李恭寧夏何惠月天子皆嘗表其門閭或復其家故援唐史之例具列姓名于篇端擇其事蹟尤彰著者復别為之傳云

臣按旌閭給復所以彰匹夫單人而興起教化者也前史孝友傳為例未純故有身為士大夫而亦以一行與齊民並稱者今元史所載篇端備録諸人姓名則從唐書之例按其間别為立傳者考其事蹟皆庶人也其人則為須城王閏莆田郭道卿興平蕭道壽冀城郭狗狗延長張閏汶上田改住山丹甯猪狗句容樊淵杞縣劉德泉邵武郭回懐孟楊一唐州趙毓太平胡光遠番禺陳韶孫大名

李茂盧江羊仁新建趙一德安塞王思聰特古斯

氏徹徹長泰王初應浦江鄭文嗣福寧王薦遼陽

郭全偃城丁文忠蘭陽邑鐸大寧孫秀實扶風趙

榮蒲城吴好直遂安余丙鎮江徐鈺洧川尹華武

平劉廷讓霍丘張旺舅華州張思孝邳州杜佑長

壽丹徒孫瑾偃師張恭齊河訾汝道歸信王庸臨

江黄贇餘姚石明三臨湘劉琦中牟劉源麗水祝

公榮密縣胡伴侶延安王士弘洛川何從義固安

哈達齊建昌高必達漁陽曾德曲沃靳昜泉州黄道賢邳州史彦斌上高李明德膠州張緝容城魏敬益新建湯霖新昌石永延安劉思敬晉安吕祐瑞安周樂皆有傳司馬遷有言天下君王至於賢人衆矣當時則榮没則已焉彼以衆庶兆民之不勝數而百年之間垂之史册者若而人可不謂榮乎哉先王之世彰善癉惡旌别淑慝表厥里居其政教之及於後人者不逺矣

以上庶人之孝

御定孝經衍義卷九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御定孝經衍義卷九十九 一百

詳校官中書臣羅錦森

編修臣倉聖脈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録監生臣陳紹貴

御定孝經衍義卷九十九

大順之徵

臣按經文以以順天下發端因述五等之孝而總結之以尊卑雖殊孝道同致葢因心而行橫塞無際雖云隨力盡分而施化實待聖人能左右之曰以也自曾子曰甚哉孝之大也以下朱熹定以為傳而傳亦首申以順天下之旨經注云孝者德之

至道之要也先代聖德之主能順人心行此至要之化則上下臣民和睦無怨傳注云順此以施政教則不待嚴肅而成理也臣故首述德道教歸重於居至握要天明地察之聖人次諸侯卿大夫庶人各行其孝而以大順終焉順之之事盡而順之效著矣

易乾彖傳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

耿南仲曰乾道所以變化者陰陽而已各正性命者

陰陽之定分保合太和者陰陽之沖氣

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程頤傳曰天地之道常久而不已者保合太和也天為萬物之祖王為萬邦之宗乾道首出庶物而萬彙亨君道尊臨天位而四海從王者體天之道則萬國咸寧也

臣按此卦為聖人得天位行天道而致太平之占天以元統萬物聖人以仁統萬民首為元首首即

元也首出庶物萬國咸寧是聖人之順天下保合太和乃利貞是天地大順之徵也利者順也必言貞者雲行雨施品物流行即為禎祥一極備凶一極無凶即為災異也程傳以為王為萬邦之宗而西銘亦言大君者天之宗子大君體天地之道即宗子所以體父母之心經曰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敎加於百姓刑於四海語其實則萬國咸寧徵其象則保合太和也

豫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而況建侯行師乎

程頤傳曰以豫順而動則天地如之而弗違況建侯行師乎天地之道萬物之理唯至順而已

臣按順以動者順理而動以致人心之和猶經言則天之明因地之利以順天下也故天地如之者與之合德自然弗違陰陽調而風雨時山嶽奠而河海清猶經言天地明察神明彰矣孝弟之至通於神明也而況建侯行師乎者諸侯軌道兵革不

試猶經言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也孟子曰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厎豫瞽瞍厎豫而天下化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豫之時義亦自順親而厎豫始乎

繫辭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

張栻曰通於天者河也有龍馬負圖而出此聖人之德上配於天而天降其祥也中於地者洛也有神龜載書而出聖人之德下及於地而地呈其瑞也聖人

則之故易興於世然後象數推之以前民用卦爻推之以前民行而示天下後世也

臣按孔安國云河圖者伏羲氏王天下龍馬出河遂則其文以畫八卦洛書禹治水時神龜負文而列於背有數至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數朱子啓蒙首取孔氏之說蓋所謂龍馬神龜非甚鬼怪之物也當其未則之前不可以名圖書也當其既則之後則羲之圖至周猶寶藏之顧命所云是也

禹之書箕子陳之洪範是也歐陽子以圖書為不足信然尚書所載甚明夫子又有河不出圖之嘆其為神物何疑乎此古初之世大順之徵也據經之言祥瑞不過如此其他稗官小說讖緯之書所載蓂莢蒲箑等事蓋不足取

變化云為吉事有祥

臣按先儒言變化天道云為人事變化之祥則景星慶雲醴泉芝草之屬是云為之祥則動容中禮

語嘿適時之類是臣愚以天道遠人事邇而天人相感之理甚速美瑞必非虛至如使人之云為自柔聲婉容下氣怡色以至一出言一舉足不忘父母始於閨門放乎四海皆和氣之流行而星雲泉草為之流光動色易味移形有不待占之而知來者之爾昌爾熾矣

書大禹謨惠順也迪道也吉從逆凶惟影響

臣按在人為吉凶在天為災祥順則吉而逆則凶

若影之隨形響之應聲故咸有一德言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也以順對逆而言經言以順則逆民無則焉不在於善而皆在於凶德亦是順吉逆凶相對之辭也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是以順示則而民則焉者也若夫愛非所愛則悖德而逆矣敬非所敬則悖禮而逆矣此固自居於凶德者也吉則天下和平凶則災害

並至此自然之理不待推測而知者故經言孝悌之至通於神明也

惟德動天無遠弗屆至也

孔穎達疏曰德之動天經傳多矣禮運云聖人順民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故天降膏露地出醴泉如此之類皆德動之也

至諴和也感神矧況也茲有苗

臣按此益之贊禹欲其修德致遠因言自滿者人

損之自謙者人益之是天之常道舜初耕歴山之時為父母所疾日號泣於旻天及父母克己自責負罪引慝敬以事見於父悚懼齊莊父亦信順之先言德能動天次言帝能感瞽天元遠而瞽頑愚皆言感也天即神也覆言動天而不覆言瞽者唐孔氏以為天神事與人隔感天難於感瞽故舉難者以況之其實天與瞽俱言難感以況有苗易於彼二者臣以為舜之難在感親耳號泣於旻天於

父母而父母亦信順是感神感親無二感也班師振旅誕敷文德以格有苗是推愛親敬親之心而不敢慢惡於人以感神感親之感而感有苗也書於禹謨之終篇特書曰有苗格此大順之徵也

益稷簫韶九成鳳凰來儀

蔡沈傳曰武曰笙之形如鳥翼鏞之虡爲獸形故於笙鏞以間言鳥獸蹌蹌風俗通曰舜作簫笙以象鳳蓋因其形聲之似以狀其聲樂之和豈真有鳥獸鳳

凰而蹌蹌來儀者乎曰是未知聲樂感通之妙也瓠巴鼓瑟而游魚出聽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聲之致祥召物見於傳者多矣况舜之德致和於上夔之樂召和於下其格神人舞獸鳳豈足疑哉

臣按麟鳳龜龍謂之四靈而龍之為帝王之瑞多矣禹因神龜而叙疇孔子感獲麟而絕筆文王之時鳳鳴岐山至若來儀於庭則惟舜之德之至夔之樂之和有以感召之此夫子所以有感於鳳鳥

不至也吳季子曰雖甚盛德蔑以加矣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大順之徵無以過於鳳凰來儀故後世雖有作者虞帝其弗可及也

禹貢東漸於海西被於流沙朔南暨聲教訖於四海禹錫元圭告厥成功

孔穎達疏曰言五服之外又東漸入於海西被及於流沙其北與南雖在服外皆與聞天子威聲文教時來朝見是禹治水之功盡加於四海以禹如是故帝

錫以元色之圭告其能成天之功也

臣按經言刑於四海復引文王有聲之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與禹貢所云漸被暨訖者相似禹之成功在於治水而傷其父功之不成八年勞瘁過門不入夫子稱禹爲無間然蓋亦以其愛敬之盡孝弟之至也天乃錫禹洪範九疇以其順水之性彝倫攸叙以其順人之性也考工記曰天謂之元元圭之錫以告天功之成天之所助

者順也東西朔南皆順則天亦助其順矣

伊訓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曁鳥獸魚鼈咸若順也

孔安國傳曰雖微物皆順明其餘無不順

臣按是所謂作善降之百祥也微物皆順則天下之大順可知百祥者可致之物莫不畢至也陳氏大猷曰人君為天地鬼神萬物之主而德者天地鬼神萬物之理所謂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焉者

也是故經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

高宗肜日高宗肜日越有雊雉

孔安國傳曰祭之明日又祭殷曰肜周曰繹蔡沈傳曰雊鳴也於肜日有雊雉之異蓋祭禰廟也

祖己曰惟先格王正厥事

孔傳曰言至道之王遭變異正其事而異自消

臣按高堂隆曰大戊有桑穀生朝武丁有雊雉升鼎皆因災恐懼側身脩行故號曰中宗高宗與也

勑馬令𢡟祖已云王司敬民罔非天胤典祀無豐於昵則武丁之所以致謹告者可知矣夫禰廟之豐本所以致孝其親而於自仁率親自義率祖之道有未協其宜者即不可謂之順不順而謹告隨之順則休徵應之矣故曰正其事而異自消也

洪範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五者來備各以其敘庶草蕃廡

蔡沈傳曰徵驗也廡豐茂所驗者非一故謂之庶徵

雨暘燠寒風各以時至故曰時也備者無缺少也敘者應節候也五者備而不失其敘庶草且蕃廡矣則其他可知也

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曰晢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

孔穎達疏曰人君行敬則雨以時而順之人君政治則暘以時而順之人君照晢則燠以時而順之人君謀當則寒以時而順之人君通聖則風以時而順之

休咎皆言若者其所致者皆順其所行故言若也

臣按朱子言人主之行事與天地相為流通故行有善惡則氣各以類而應然感應之理非謂行此事即有此一應統而言之一德修則凡德必修一氣和則凡氣必和固不必曰肅自致雨無與於暘乂自致暘無與於雨但德修而氣必和矣分而言之則德各有分氣各有象肅者雨之類乂者暘之類求其所以然之故固各有所當也蓋朱子之意

以為五事之得失參預教化之微妙既不當如漢儒之膠固執滯亦不得如王安石之訓若字為如為似作譬喻不足感應也休徵言順咎徵亦言順者至德要道以順天下而天下順之者堯舜之民比屋可封是順其順也反是而悖德悖禮而民亦順而從之者桀紂之民也比屋可誅是順其逆也五事之得失下及於民而上見於天昨之順是亦順其順恒之順是亦順其逆也然則大順之徵亦

徵之於其貌言視聽思而已孝子之視於無形聽於無聲與夫不失足於人不失色於人不失言於人其斯以為大順之徵而已矣

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

朱子曰休咎徵於天則禍福加於人福極通天下人民而言蓋人主不以一身為福極而以天下為福極民皆仁壽堯舜之福也民皆鄙夭桀紂之極也五福

以人所尤好者為先

臣按疏以為五行傳有致極之文無致福之事反此而言王者思睿則致壽聽聰則致富視明則致康寧言從則致攸好德貌恭則致考終命蓋鄭氏之說強以福極配五行是未達於一德修則凡德必修一氣和則凡氣必和之理也德曰至德道曰要道豈必為某事致某福歟通天下之人而言福所以為大順之徵

金縢（為請命之書藏之於匱緘之以金不欲人開之遂以所藏為篇名）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與大夫盡弁以啓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為功代武王之說（所藏請命冊書）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二公（太公召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

孔穎達疏曰鄭元引易傳曰陽感天不旋日陽謂天子也天子行善以感天不迴旋經日故郊之是得反

風也

歸禾 篇名今亡

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獻諸天子王命唐叔歸周公於東

作歸禾

孔安國傳曰唐叔成王母弟命邑内得異禾也畝壟

穎穗也禾各生壠而合為一穗拔而貢之異畝同穎

天下和同之象周公之德所致周公東征未還故命

唐叔以禾歸周公

嘉禾篇名今亡

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作嘉禾

孔安國傳曰已得唐叔之禾遂陳成王歸禾之命而推美王善則稱君天下和同政之善者故公作書以嘉禾名篇告天下

孔頴達䟽曰後世同頴之禾遂名為嘉禾由此也

臣按經言嚴父配天周公其人此其制作之盛盡愛敬而有以致應感之福也金縢之書請命三王

願以身代啚足以動天地感鬼神其書晦則成王未知公而天爲之風雷偃禾其書顯則成王已知公而天爲之反風起禾又所謂陽感天不旋者也而得嘉禾者又爲王之母弟所以示一本同氣唐叔之於成王猶公之於武王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是以又獲斯應也二篇之作朱熹亦以爲在金縢已後蓋制禮作樂致太平皆在公歸已後之事以此爲大順之徵矣

詩周南麟之趾 篇名

小序曰關雎之應也關雎之化行則天下無犯非禮

雖衰世之公子皆仁厚如麟趾之時也

其一章曰麟之趾振振公子于嗟麟兮

孔穎達疏曰陸璣疏麟麕身牛尾馬足黄色圓蹄一

角角端有肉音中鍾吕行中規矩遊必擇地詳而後

處不履生蟲不踐生草不羣居不侶行不入陷穽不

罹羅網王者至仁則出

南軒張氏曰麟出於上古之時蓋極治之日也以紂之在上而周之公子振振仁厚不減於極治之日故詩歌之以為是乃麟也周公取之以為關雎之應

召南騶虞名篇

小序曰鵲巢之應也鵲巢之化行人倫既正朝廷既治天下純被文王之化則庶類蕃殖蒐田以時仁如騶虞則王道成也

其二章曰于嗟乎騶虞

毛萇傳曰騶虞義獸也白虎黑文不食生物有至信之德則應之

朱熹集傳曰南國諸侯承文王之化修身齊家以治其國而其仁民之餘恩又有以及於庶類詩人述其事以美之且嘆曰此其仁心自然不由勉強是即真所謂騶虞矣

臣按麟趾騶虞皆以瑞應之仁獸為喻文王之仁德既洽而公子之仁無以異於麟趾諸侯之仁無

以異於騶虞蒸然太和之象矣所以致此者其始於文王之脩身齊家乎以言乎男教則父王季而子武王也以言乎女順則母太任而嗣太姒也人倫既正教化自行故序以二詩為關雎鵲巢之應

臣以為大順之徵也

小雅天保篇名其一章曰天保定爾亦孔之固堅也俾使也爾單信也厚何福不除開也俾爾多益以莫不庶衆也

孔穎達疏曰作者見昨人物得所王業日隆歌而稱

之以告王言天之安定汝王位亦甚堅固矣何者天使汝誠信厚愛天下臣民即知何等福不開出與之天又使汝每物皆多有所益以是之故物無不衆多也每物衆多是安定汝王位甚堅固也此章言福謂王得福也下章乃言臣民受天祿耳言開者若有閉藏蓄積今開出然

二章曰天保定爾俾爾戩福也穀祿也罄無不宜受天百祿降爾遐遠也福惟日不足

孔穎達疏曰言天安定汝之王位故使所福祿之人朝廷羣臣等盡無有不宜其舉事者皆得其所而受天百祿羣臣之外天又下與汝廣遠之福及天下之民汲汲而欲下之維恐日日不足言天之使汝臣民俱受天福是安定汝也

三章曰天保定爾以莫不興盛也如山如阜大陸曰阜土山如岡如陵山脊曰岡大阜曰陵則岡為山之高者陵為阜之大者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

鄭康成云無不盛者使萬物皆盛草木暢茂禽獸碩大山阜岡陵言福祿委積高大也川之方至謂其水縱長之時也萬物之收皆增多也

六章曰如月之恒（弦也）如日之升（出也）如南山之壽不騫（虧也）不崩如松栢之茂無不爾或承

孔穎達疏曰此章說堅固之狀言王德位日隆有進無退如月之上弦稍就盈滿如日之出稍益明盛王既德位如是天定其基業長久且又堅固如南山之

壽不騫虧不崩壞故常得隆盛如松柏之木枝葉恒茂新故相承代常無凋落猶王子孫世嗣相承恒無衰也

臣按天保詩共六章其四章五章陳祭祀之事致孝敬於先君而予以無疆之壽者也然祭祀乃定保以後之事其所以致此者由於博愛廣敬天明地察神明既彰而向所閟藏蓄積不輕畀人之介福今盡開出予之也畢訓誠信經所謂敬親者不

敢慢於人也厚訓厚愛經所謂愛親者不敢惡於人也二章三章乃自羣臣而及於民物其亦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之意也卒形容保定堅固之狀如是而致其孝享則祝史非矯誣而㩁辭豈虛設乎葢聖王之所以順天下者莫著於此詩也

大雅文王篇名其六章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鄭康成曰王既述脩祖德常言當配天命而行則福祿自來

臣按大王詩屢言命矣據隆盛則以新命美其祖考陳勸戒則以配命告其子孫故曰帝命不時時是也言帝命豈不如是乎是自人事而推天意也曰天命靡常以天常命商使有九有之師矣由其子孫言之可見天命靡常也是亦以已事而慮未然也故曰天與之者豈諄諄然命之乎或問於朱

子曰受天命如何朱子曰命如何受於天只是人與天同到此時人心奔趨自有不容已耳故念爾祖在於修厥德修厥德則必能合天理合天理則必能得人心盛大之福從愛敬而來也

旱麓篇名其卒章曰莫莫葛藟施於條枚豈弟君子求福不回

鄭康成曰喻子孫依緣先人之功而起不回者不違先祖之道

孔穎達疏曰此言脩先祖之德言莫莫然而延蔓者是葛也藟也乃施於木之條枚之上而長也以興依緣者此太王王季也乃依緣已之先祖之功業而起也太王王季既依緣先祖則述脩其業是即樂易之君子其求福禄不違先祖之正道言其脩先祖之正道以致之是謂申以百福干禄焉

臣按旱麓之篇小序以為文王受其祖之功業也申以百福干禄亦小序之文孔氏曰申者重也太

王王季道德高於先君獲福多於前世故言重也
經六章皆言太王王季脩行善道以求神佑是申
以百福干祿之事也蓋樂易之君子自然為神所
勞來而獲福祿之多在詩人以為得所以干求之
道在君子則法先祖之正道率循之而不敢違初
非有意於得福祿也夫通於神明者神所勞矣洪
範福極通天下臣民言之豈弟君子之福即天下
之福也不回其先祖是即所以順天下也君子指

太王王季朱子以為指文王詩人之意在於先揚祖業足為子孫之美則序言愛祖而經不及文王以見太王王季依緣后稷公劉文王依緣太王王季若予指太王王季者得之矣

下武篇名其四章曰媚茲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昭哉嗣服

嚴粲曰天下媚愛武王而應之以順德謂天下化之也孝者德之順故又言武王永言孝思昭昭然能嗣

先世之事也序所謂能昭先人之功也

輔廣曰天下之人皆戴武王而所以應之者維是順德焉順德即孝之所感也上以孝感下以順應尤非一朝一夕暫行復輟之所能致也

卒章曰受天之祜四方來賀於萬斯年不遐有佐

黄氏曰孝弟之至則通於神明光於四海而得萬國之歡心此所以受天之祜四方來賀也

臣按順德之義嚴氏輔氏論之詳矣黄氏以為受

天之祜通於神明以四方來賀為光於四海得萬國之歡心也佐者助也佐則兼天與人而言之易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武王成王者之信於天下天下化於武王之永言孝思而應之以順德雖於萬斯年可也

卷（音權曲也）阿（大陵曰阿篇名）其九章曰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山東曰朝陽）菶菶萋萋（梧桐之貌）雝雝喈喈（鳳凰之聲）毛萇傳曰梧桐盛也鳳凰鳴也臣竭其力則地極其

化天下和洽則鳳凰樂德

臣按書君奭召公名云我則鳴鳥不聞孔安國以為鳳也疏云鳳是難聞之鳥必為靈瑞之物故以鳴鳥為鳴鳳孔子稱鳳鳥不至是鳳鳥難聞也此詩歌成王之德而云鳳凰鳴矣鄭康成以為因時鳳凰至故以為喻而蔡沈以為鳴於高岡者乃詠其實皆謂成王之時鳳凰至也自虞書言簫韶九成鳳凰來儀中間數百年絶響直至文王時鳴於岐

山而成王時又鳴於高岡舜時雖因韶樂之美其實奮至德之光者由於瞽之底豫也岐山高岡由於教化之和協其實孝思維則世德作求者又教化之所因也鳳凰食竹棲梧經所以并言梧桐被溫仁之氣生於山岡之朝陽而茂盛也先儒皆以此詩為太平之實驗其為大順之徵無可疑者

周頌思文篇名曰貽遺也我來小麥牟大麥帝命率循也育養也無此疆爾界陳常于時夏

鄭康成曰武王渡孟津白魚躍入於舟出涘以燎後五日火流為烏五至以穀俱來此謂遺我來牟天命以是循存后稷養天下之功而廣大其子孫之國無此封竟於女今之經界乃大有天下也用是故陳其久常之功於時夏而歌之夏之屬有九書說烏以穀俱來云穀紀后稷之德

臣按此亦雜見於書而鄭引以釋經雖未可據然興王之瑞亦雖以苟信耳目而非傳記也穀紀后

稷之德即以表武王纘乃烈祖之孝烏有孝名武
王卒父業故烏瑞臻當歸渡孟津之日天保未定太
平未洽天下尚未得謂之大順而其徵已先見萬國
之歡心已得故頌於周公行郊祀后稷之禮而追
美焉
雝篇名曰燕及皇天克昌厥後
鄭康成曰文王之德安及皇天謂降瑞應無變異也
又能昌大其子孫

臣按曹氏曰安及皇天則陰陽和而風雨時日月光而星辰靜無錯行妄動之變蓋大順之徵也克昌厥後則繼繼承承常膺天眷矣此所謂綏孝子者也

御定孝經衍義卷九十九

御定孝經衍義卷一百

大順之徵

禮記禮運故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為本以陰陽為端以四時為柄以日星為紀月以為量鬼神以為徒五行以為質禮義以為器人情以為田四靈以為畜

馬氏曰自天地為本推而至於人情以為田其為法備其為治詳宜有休徵以應之也故終以四靈為畜

然四靈以為畜聖人無意於是蓋在己有以立之在物者亦順之而不敢逆也

何謂四靈麟鳳龜龍謂之四靈故龍以為畜故魚鮪(音委)不淰(音審又隊 驚散之貌)鳳以為畜故鳥不獝(音橘 驚也)麟以為畜故獸不狘(許月反 驚走也)龜以為畜故人情不失

臣按註天地以至五行其制作所取象也禮義人情其政治也四靈者其徵報也聖人仰觀俯察近取人情陰陽四時日月五行天之經也地之義也

禮義民之行也是即謂至德要道也其所致之徵報以順天下故也蓋如龍圖龜書鳳凰來儀類亦不盡在一時所謂畜者亦必不與産物為羣在苑囿庖廚之間矣記者特以徵君人者之脩德召祥也故侈言之

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大臣法小臣廉官職相序君臣相正國之肥也天子以德為車以樂為御諸侯以禮相與大夫以法相序士以信相考百姓以睦相

守天下之肥也是謂大順大順者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常也

孔穎達疏曰前雖明國家之順皆局有條目而順理廣被無所不在此更總說其事一切生死鬼神無不用順為常也故孔子答孟武伯無違之言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是也養生送死事鬼神無違道之常也

故事大積焉而不苑音尹屈結不通之意並行而不謬細行而不

失深而道茂而有間遠而不相及也動而不相害也此順之至也故明於順然後能守危也

王炎曰此極言大順之理萬幾日來庶事總至其大積者然也以順處之各有其序可以無苑結矣慼福並用剛柔迭施其並行者然也以順施之各得其宜可以無錯謬矣一嚬笑之微下之休戚存焉一好惡之微衆之向背係焉此其細行者然也以順為之可以無過失矣幽遠謂之深其勢則易隔惟順則其情

必通衆多謂之茂其埶則易雜惟順則其分有間逮則易以相干惟順則異而同不相害也天下之大順至此極矣惟明於順然後上下相得君臣相安可以守危蓋居高則埶易危守危則可安於民上也

吳澄曰危者順之反不順則逆逆逆逆者危道也

臣按大順之義莫詳於此一家之肥則一家順矣一國之肥則一國順矣天下之肥則天下順矣要不過君臣父子夫婦昆弟之間各得其道而極其

終亦不過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常所謂日用飲食之近即聖神功化之極者也故事大積以下正極言順之至而歸之以守危順與危相去不啻莛與楹而聖王以為其間不容髮出乎此即入乎彼故不曰不危而曰守危刻刻履危然後能時時處順也自非然者人主萬幾之衆死者謬者失於細者窒碍者雜亂者相及相害者不可勝數也危道也故守危乃大順之根本而醴泉膏露器車馬圖之

屬特餘事耳

故禮之不同也不豐也不殺也所以持情而合危也故聖王所以順山者不使居川不使渚者居中原而弗敝也用水火金木飲食必時合男女頒爵位必當年德用民必順故無水旱昆蟲之災民無凶饑妖孽之疾

吳澄曰居民之順因於地時物之順因於天昏姻任使力役之順因於人因天地人以行順道故天地人之應亦順而天地不生水旱昆蟲之災又不罹凶饑

妖孽之疾凶謂疫癘饑謂荒歉草木等怪為妖飛走

等怪為孽

故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人不愛其情故天降膏露

地出醴泉山出器車河出馬圖鳳凰麒麟皆在郊棷龜

龍在宮沼其餘鳥獸之卵胎皆可俯而闚也則是無故

先王能修禮以達義體信以達順故此順之實也

孔穎達疏曰此以下明天地為至順之主下瑞應也

四時和甘露降是天不愛其道也地不愛其寶者謂

五穀豊醴泉生器車出也人不愛其情者皆盡孝弟及越裳至也

吳澄曰大順之應如此亦無他故而使之然蓋由先聖王能修治其禮而達之於禮之義以教天下之人體實理於心而達之一身之順充而為天下國家之順之故也

臣按禮運之極言瑞應止於此聖王所以順必兼天地人為說則經所謂則天之明因地之利以順

天下者是也所召之祥亦以德居其至道握其要則三才之理兩間之氣無所弗順非必如緯書所云王者有其德則有其瑞也記禮運者以禮為義之實而以仁為義之本即以為順之體仁孝合一

臣前引先儒之說而論之詳矣然則烝烝至性肅肅悚悚為順之體博愛廣敬為順之用明於順則不敢惡慢不悖德禮故曰然後能守危危與順相對猶經言以順則逆也經既云通於神明光於四

海無所不通則醴泉膏露器車馬圖之屬特餘事
耳顧無其德而妄命之與偽為之者實難已故曰
此順之實也
禮器天地之祭宗廟之事父子之道君臣之義倫也
鄭康成註曰倫之言順也
陳澔集說曰王者父事天母事地故天地宗廟父子
君臣四者乃自然之序故曰倫也倫不可紊故順次
之

臣按經言天明地察神明彰矣宗廟致敬鬼神著矣又曰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義也分之有四合之則一經兩言順天下一言順民一言教禮順又引詩言四國順之而其所謂以順則逆者則指立教之人也故一人之順天下之順也記禮器者其知經義乎

郊特牲陰陽和而萬物得

孔穎達疏曰和猶合也得謂各得其所也若禮樂由

於天地天地與之和合則萬物得其所也
方慤曰樂由陽來禮由陰作獨陰不生獨陽不成生
成相濟其氣乃和和則萬物不失其性矣
臣按此諸侯為賓之禮上文言易以敬也易者和
易敬者嚴敬此乃禮樂之實也不敢惡於人故易
不敢慢於人故敬易以敬所以安上治民移風易
俗者也而陽舒陰慘一闔一闢使萬物各得其所
而天下大順矣記於諸侯為賓之禮而發陰陽和

而萬物得之義者經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公侯伯子男乎以是而得萬國之懽心以至於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則禮樂之用於賓主之間而其應至於陰陽和而萬物得自然之理也

樂記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

鄭康成註曰至猶達也行也

臣按無怨爭者經所謂民用和睦上下無怨也愛親之愛豈不與天地同和乎敬親之敬豈不與天地同節乎大樂必易大禮必簡簡易非即經所謂至德要道乎揖讓而天下治非所以順天下乎不怨不爭是之謂大順之徵

昔者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夔始制樂以賞諸侯

鄭康成註曰夔欲舜與天下之君共此樂也南風長養之風也以言父母之長養已其辭未聞也

孔頴達疏曰南風詩名是孝子之詩南風長養萬物而孝子歌之言已得父母生長如萬物得南風生也舜有孝行故以此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而敎天下之孝者也此詩今無故鄭註云其辭未聞也夔是舜典樂之官欲天下同行舜道故歌此南風以賞諸侯使海内同孝也鄭言其辭未聞則非凱風之篇也熊氏以為凱風非矣按聖證論引孔子家語難鄭云昔者舜彈五絃之琴其辭曰南風之薫兮可以解吾民

之愠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鄭言其辭未聞失其義也今按馬昭云家語王肅所增非鄭所見又尸子雜說不可取證正經故言未聞也

臣按舜欲以孝治天下而以南風之長養萬物喻父母之長養己蓋其所託者近而易知欲令衆庶兆民皆習此歌以感發其孝思故以與諸侯而使其國之人皆得而歌之故疏言使海内同孝也海内同孝大順孰過是乎今世所傳南風之辭必非

舜作而衛之凱風蓋七子之自以不得乎親而依倣舜之古詞而作歟孟子論凱風之不怨而卒之引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必孟子之時南風未亡因七子之凱風而遂及舜之南風也

故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

鄭康成註曰言樂用則正人理和陰陽也倫謂人道也

臣按慶源輔廣曰倫清言人之倫理清明而無曖昧昏亂也自一人之身而言之則耳目聰明血氣和平自天下之大言之則移風易俗而天下皆寧樂之功效至此極矣蓋倫清者親義序別倫類皆清美也耳目聰明則能視於無形聽於無聲血氣和平則能下氣怡色柔聲婉容也慠惡之風自然變易昏亂之俗自然改革矣順之至也故天下皆寧

夫古者天地順而四時當民有德而五穀昌疾疢不作而無妖祥此之謂大當

陳祥道曰天地以順動則四時不忒是天地順利然後四時各當其分也民有德人之和也五穀昌天地之和應之也如此災害不生而無疾疢禍亂不作而無妖祥合是數者無適不當則三才之理豈得不謂之大當乎

臣按此子夏言作禮樂之本必天下大順而後可

以作禮樂而禮樂之用又足以致天下之大順聖人豫順以動是以作樂崇德天地順而四時當是天地如之也民有德五穀昌天下和平之象也陳氏亦以疾疢不作配經文災害不生無妖祥配經文禍亂不作此之謂大當此之謂大順之徵也

祭統賢者之祭也必受其福非世所謂福也福者備也備者百順之名也無所不順者之謂備言内盡於己而外順於道也忠臣以事其君孝子以事其親其本一也

鄭康成註曰世所謂福者謂受鬼神之祐助也賢者之所謂福者謂受大順之顯名其本一者言忠孝俱由順出也

孝者畜也順於道不逆於倫是之謂畜

鄭康成註曰畜者謂順於德教

孔穎達疏曰畜謂畜養謂孝子順於德教不逆於倫理可以畜養其親故釋孝為畜據援神契庶人之孝為畜五教不同庶人但取畜養而已不能百事皆順

援神契又云天子之孝曰就諸侯曰度大夫曰譽士曰究庶人曰畜分之則五總之曰畜皆是畜養但功有大小耳

臣按無所不順之謂備經所謂合萬國之懽心以事其先王也父子之道君臣之義愛敬之交至也自天子至於庶人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故分之則五總之曰畜要之順於德教而已

春秋西狩獲麟哀公十有四年

杜預曰仲尼曰文王既没文不在茲乎此制作之本意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蓋傷時王之政也麟鳳五靈王者之嘉瑞也今麟出非其時虛其應而失其歸此聖人所以為感也絶筆於獲麟之一句者所感而起固所以為終也

胡安國傳曰河出圖洛出書而八卦畫簫韶作春秋成而鳳麟至事應雖殊其理一也易曰大人者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舜孔子先天者也先天而

天弗違志壹之動氣也伏羲氏後天者也後天而奉天時氣壹之動志也有見乎此則曰大成而麟至無見乎此者以爲妖妄而近誣周南關睢之化王者之風而麟之趾關睢之應也召南鵲巢之德先公之教而騶虞鵲巢之應也商王恭默思道帝賚良弼得於傅巖周公欲以身代其兄植璧秉珪而武王疾愈啓金縢之策天乃反風出罪己之言熒惑退舍至於勇夫志士精誠所格上致日星之應下召物產之祥蓋

有之矣况聖人之心感物而動見於行事以遺天下與來世哉簫韶九奏鳳儀於庭魯史成經麟出於野亦常理爾

臣按廬陵李廉曰感麟而作春秋之說杜氏何氏程子謝氏吕氏張氏諸家多同絶筆獲麟之說諸家皆不過以為所感而起因以為終而何氏獨以為春秋之成文致太平托言太平而瑞應至故就以麟終焉此其異也文成致祥之説本於范氏而

胡氏因之其意直以為孔子自衛反魯即修春秋經成道備嘉瑞應焉而以天道終之比於關雎之應而能事畢矣蓋祖於何休之遺也感麟而作書成致麟二義皆通雖朱子亦不敢指定然麟之為孔子而出則其理亦有然者也為孔子而出而孔子者天下萬世之孔子也獲麟者天下萬世之嘉瑞而非魯公十四年之嘉瑞也天下萬世之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大順之徵而非敬王哀公

之大順之徵也麟為夫子而出特記於春秋耳不必定為春秋一書夫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則亦可謂孝經為致麟之一節也緯書乃云孔子以此二經告備於天則是欲神其說而反誣聖人矣

論語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莫不尊親其死也哀如喪考妣

黃榦曰立之謂制其田里道謂道之以德綏謂撫安

之立之固也動謂鼓舞之道之深也立之道之綏之動之皆聖人教化之施斯立斯行斯來斯和皆天下感動之速

臣按博愛廣敬孝治之全體大用也夫以愛親之心立之綏之則斯立斯來矣以敬親之心道之動之則斯行斯和矣非至德孰能順民如是乎夫子於經屢述昔之明聖惜未得於身親見之也四者蓋大順之治故子貢稱之以擬夫子

中庸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臣按朱子釋禮運體信以達順曰信是實理順是和氣體信是致中達順是致和實體此道於身自然發而中節推之天下而無所不通也無所不通正用經語此節集註亦用順字蓋朱子亦以天地位萬物育為順之實也西山真氏有言如洪範所謂肅乂哲謀聖而雨暘燠寒風之時若應之董仲舒所謂人君正心以正朝廷正百官正萬民而陰

陽和風雨時諸福之物畢至皆是此理中庸十五章曰父母其順矣乎二十章言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盡人物之性而贊天地之化育順之至也

子曰父母其順矣乎

臣按此夫子讀常棣之詩而贊之如此詩已入兄弟之道一條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和於妻子宜於兄弟而父母或不順者未之有也由毛鄭之解詩則於順天

下之義有可通矣毛傳九族會曰和鄭箋王與族人燕於堂上則后與宗婦燕於房中王之族人傚王之親親與其妻子自相和好志意合和如琴瑟相應和於時兄弟既會聚矣其族人非直內和妻子又和好忻樂之至族人和則得保其家中之大小毛鄭云爾者葢以為燕兄弟而賦其實也若以成王周公言之則夫子所謂父母順者其文武姒姜在天之靈乎要自妃匹之際而至於宗婦內宗

同宗之內女嫁於卿大夫自共父同懷之戚推而廣之同姓宗族衆而萬邦遠而四海胥被和親之化猶然關雎麟趾之德意矣當此之時太平刑措媲美唐虞誠矣大順之世而夫子以為始可謂之父母順也已故順逆之徵不在天下而在家庭也

國家將興必有禎祥

臣按疏國本有今異曰禎本無今有曰祥何循云如國本有雀今有朱雀來是禎也國本無鳳今有

鳳來是祥也許謙曰禎者正也人有善天以符瑞正告之祥者詳也天欲降以禍福先以吉凶之兆詳審告語之諸經祥字亦有兼善不善者亦有專屬凶咎者此禎祥對妖孽言猶易言吉事有祥書言作善降之百祥也至誠之道始於事親中於順民終於順天地萬物故禎祥可必也禎祥者大順之徵也

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

露所隊凡有血氣者人類也莫不尊親尊之為君親之如父母

臣按此亦大順之實也尊親者愛敬之應凡有血氣者皆資始於父受形於母亦皆資始受形於乾父坤母故極於所至所通覆載照隊而愛敬之道無所不通也

詩商頌烈祖之篇曰奏進也假格同無言時靡有爭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莝斫刀也莝音剉鉞斧也

詩周頌烈文之篇曰不顯惟德百辟諸侯其刑之是故君子篤恭

而天下平

朱熹集註曰篤恭而天下平乃聖人至德淵微自然之應中庸之極功也

臣按賞勸怒威乃聖人之政教孝治天下者所不廢也烈祖詩所云幾於不肅而成不嚴而治矣淵微之至德非孝德乎民用和睦上下無怨故烈文詩言篤恭而天下平也二詩皆為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四海之内各以其職來祭而作商周

盛王之孝其大順之徵見於頌者可考也

臣又按是經之作夫子為脩道立教以降德於衆庶兆民者究其極尋其源非正庶閨門抑搔疴癢循飾盥漱之事故其功效之遠感應之神亦非幽通竹筍寘致江魚之細徵者也蓋宇宙順逆之機緘生民理亂之根柢係之矣以人心之一順一逆而分世道之一理一亂其為黙運而潛移之非有他術亦曰孝而已矣孩提知愛稍長知敬五等之

人未之或殊故博愛廣敬順天下之事為也盡愛盡敬順天下之主宰也和睦無怨災害不生禍亂不作順天下之氣象也諸侯賔服卿大夫師濟交讓士慎修職業庶人耕鑿飲食順之質也隆禮盛樂郊壇明堂降神格祇鬼享時思純嘏介休游臻疊告順之文也夫子追維昔者稱述聖明為經發端蓋亦有志未逮之辭乎虞夏之交成康之際大順之時矣祇載允若永世嗣服之孝醖釀委積而

成焉者也曠古以來於斯為盛若後世史書所載禎祥之記葢未足深信惟六經之言無可疑者臣是以録大順之徵而止于經也

以上大順之徵

御定孝經衍義卷一百